



在抗日战争中,无数革命先烈为国捐躯,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。我们家共有四名亲人参加抗战,并有一人牺牲,成为全家人心中无法抹去的记忆……

我的父母都是医生,是14岁时参军的“小八路”,他们在冀中军区短期学习后,便奔赴前线救护伤病员。日本投降之后,为培养解放军第一代高级医护人员,父母相继进入晋察冀白求恩卫生学校学习,在解放战争爆发后提前毕业,一同分配到华北军区医院。新中国成立后,部队医院整体转业到地方。母亲是在省委机关门诊部当保健医生。1960年,她选调考入河北医学院,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市人民医院,后到天津医院。父亲则转业到河北省卫生厅工作,曾多次参加下乡工作医疗队。我们兄妹小时候得个小病从不用出家门,父亲打针又稳又准,还不疼。我们兄妹相继结婚后,大人小孩儿有个头疼脑热的,最先想到的就是去父母家求医,或打电话问诊,即使是去医院诊治,也要一五一十地向父母汇报,任他们问长问短、千叮万嘱,直到病愈。父亲调回天津后,与母亲同在天津医院工作,直至离休。母亲一辈子从医,擅长内科,精于骨科。在生活中,父母经常为街坊邻居义务诊疗,被称为“咱们的老军医”。

有一次,我们在家帮母亲做家务,无意间翻出一个烈士证,记得那封面是绛红色,写着:“王润洲,22岁,葬于……”。母亲看到烈士证,把它捧在手上,满眼泪花,说:“你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,咱们家的历史应该讲给你们听了。”随后,母亲便讲起他们兄妹三人参加抗日战争的经历。

上世纪20年代,我们的姥爷从滹沱河畔的老家饶阳县闯关东,立足后将全家迁去落户,二舅和母亲在当地出生。姥爷所住的宅子西边,是马占山将军打大刀的土城堡,四周建有岗楼,院落挺大。马将军以骑兵著称,姥爷是远近闻名的兽医,常带着两个舅舅去营房医治军马。马将军出身贫寒,从绿林投身军旅,逐步成为奉系军阀和抗战的重要将领。母亲还清楚地记得,马将军称姥爷为“老王大爺”,姥爷背地管马将军叫“马小个子”。

那是20年前,二舅曾从太原专程来津看望母亲,兄妹相见,回忆往事,不由得想起大舅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过往。那时东北战事吃紧,马将军劝姥爷带着眷属回河北老家,担心大舅让日本人抓了壮丁,临别时还送了盘缠。姥爷一家人辗转回到老家饶阳县,那里曾是抗战的大后方,不仅是冀中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,报社、修械所、被服厂及卫生部门等,也都曾长期驻留于此,被命名为“抗日根据地模范县”。大舅在哈尔滨上到高中,因为目睹日军的暴行、兴起的抗战热潮,以及受到马将军抗战的影响,1938年,19岁的大舅背着姥爷、姥爷参加了八路军,并火线入党。“百团大战”时他任营教导员,在1941年的反“扫荡”战斗中,以身殉国,年仅22岁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姥爷病逝,姥爷与我们一起生活。姥爷经常念叨日军入侵后,烧房、抢粮、杀人,无恶不作。她缠着小脚,拖儿带女,经常与村里的男女老少跑进庄稼地,躲避日伪军的“扫荡”。八路军的家属更是受到鬼子和汉奸的监视,饱受煎熬。姥爷又将16岁的大舅和14岁的母亲,先后送去当了八路军,为国雪耻、为兄报仇。大舅和母亲在冀中军区短期学习后,在多场战役中护理过伤病员。在解放战争中,他们分别参加过清风店和太原等战役。新中国成立后,母亲在军区医院救治从抗美援朝战场转来的伤病员。大舅转业后,一直从事文化工作,擅长写枪诗和乡土诗,离休后,还常常参与群众文化工作。

## 抗战中的亲人

枫栎卫



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

征稿作品选登



一棵树,在晨雾中醒来  
子弹深深嵌进树皮  
长成沉默的勋章

人们从远处赶来  
为银杏树披上红布条  
祈福牌压弯了枝丫  
八十年前的硝烟散尽  
化作眼底未干的云霞

一棵银杏树 彭瑛

让每寸土地都成为故乡  
树已经很古老了  
老得不知年岁  
根脉在地底下行军  
与运河共饮一江水  
沿着太行山的褶皱  
触摸黄河震颤的掌纹  
根系深处涌动着的热血



## 海河针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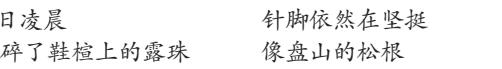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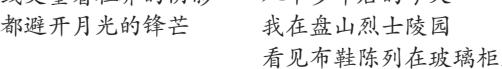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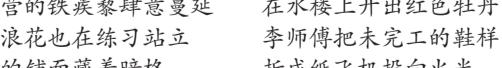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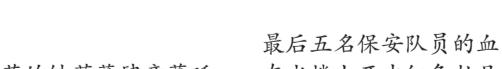
胡传中

八十年后的今天  
我在博物馆玻璃柜前  
用眼睛触摸一双千层底布鞋  
针脚里渗出的咸渍  
在展灯下发烫

这是1937年天津卫  
老鞋匠李师傅的工具箱  
铜顶针还留着体温  
锥子尖挑开的线头  
曾缝补过多少破碎的黎明

日本兵营的铁蒺藜肆意蔓延  
海河的浪花也在练习站立  
李师傅的铺面藏着暗格  
磺胺粉和电台零件在夹层呼吸  
他用麻线丈量着租界的阴影  
每一针都避开月光的锋芒

最后五名保安队员的血  
在水楼上开出红色牡丹  
李师傅把未完工的鞋样  
折成纸飞机投向火光  
八十年后的今天  
我在盘山烈士陵园  
看见布鞋陈列在玻璃柜里  
针脚依然在挺挺  
像盘山的松根  
紧紧咬住历史的岩缝



自打父母离休后,每年为他们祝寿是我们晚辈的一件大事。父母的生日相差只有几天,便索性合在一起过,又恰逢春节前夕,可以说是喜上加喜。我们三个子女每年在饭店轮流“坐庄”,精心操办,挂上寿字书画,点上爱吃的菜肴,敬上长寿的美酒,送上祝福的话语。老父亲每次都将提前写好的诗,配上合辙押韵的吉祥词儿,笑眯眯地高声诵读,内容都是大家庭和谐、小家庭和睦、夫妻和美、子孙学习进步、事业有成等寄语和祈福。他那慈祥的神态中,映现出舐犊情深,我们似孩童般鼓掌欢笑,无比幸福。

父亲83岁寿诞时,正值母

亲80岁大寿,父亲的讲稿似早有准备,在寿宴上例行读过祝福的话语之后,便回忆起他们夫妻二人相识、相伴六十多年的岁月。日伪军入侵父亲的老家河北省博野县,制造过多起惨案。我们的爷爷曾给八路军区小队当炊事员,怀着对子弟兵的深厚感情和对小鬼子的仇恨,他找到部队首长说情,送年仅14岁的父亲当了“小八路”,那是在艰苦的1941年。转年,父亲所在部队反“扫荡”,与敌军发生激战,最终寡不敌众,在分散突围中,有名战友阵亡,父亲辗转冲出了包围圈。日本投降后,父母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学习时相识,一起在清风店等战役中救治伤病员,并获得过嘉奖。父亲参加过解放天津的战役,在华北野战军医院救治伤病员,我们保留着他的立功证书。可能是有些战斗过于残酷,父母从没有给我们讲过救治伤员的场景。

当父亲念到“我们从战争年代相识到和平岁月,由乌发战士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,携手相伴走过难忘而艰辛的路程”时,不禁声音哽咽,眼含泪水……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外孙女赋诗《贺外祖母八十大寿》:“少年逢乱世,报国志更扬,风雨同相伴,百草济良方,静看夕阳好,安乐天伦祥,南山青松笑,瀚海寿无疆。”家人报以赞许的掌声。父母志同道合,一生相濡以沫,敦厚善良、淡泊名利、生活俭朴,我们为他们的军旅生涯感到骄傲,养育之恩重如山,淳朴的家风让我们受益终生。

我们兄妹三人年

届七旬时,上仍有九旬父母健在,让人羡慕,从内心有一种自豪感、幸福感,更有强烈的依赖感。我们结婚生子,从形式上长大成人了,实则不然,只要父母健在,就仍有身心上的寄托和慰藉,也有了孝道在心间,子女的身份依然如故。只要父母还在,不管多大年纪,你永远都是孩子。两年前,父母以高寿离世,生前再获一枚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”纪念章的心愿,终成为遗憾。

姥姥在世时,我们家门框上挂着“烈属之家”的牌匾,大舅的烈士证也一直由姥姥珍藏,别人几乎从没打开过。姥姥说,得知大舅牺牲的消息后,姥爷带上干粮,步行数日前往石家庄一带打听,也没得到大舅牺牲的确切消息。姥姥临终前嘱托,找到大舅的遗骨后,一定要和她及姥爷葬在一起。母亲和家人也曾多方打听大舅牺牲后的情况,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信息,这成为姥爷、姥姥及我们全家人最大的憾事。后来,我们从网上查到饶阳县革命烈士竟达两千多人,北京堂上村烈士名单中,列有与大舅同音不同字的名字:王运周。

去年,我们兄妹三人及亲属共六人,赴山西省百团大战纪念馆,瞻仰纪念碑,凭吊烈士陵园,缅怀抗日英烈,并寻找大舅牺牲前后的线索。从战役开始阶段推断,大舅牺牲的时间应该是在第三阶段反“扫荡”之后;从作战地区上看,大致是在石家庄藁城一带。在牺牲军官名录中,只记载到团级以上人员。我们又去烈士陵园,在铭刻着4800余名烈士名字的石碑墙上寻找,再回纪念馆查看电脑资料……都没有结果。工作人员告诉我们,可以拿着烈士证等证件,把大舅的名字刻在烈士名录碑上,以告慰亲人的在天之灵。

我家在1958年从和平区长沙路,搬到了河西区吴家窑大街。我除了在部队服役八年,三十多年来都是居住在吴家窑大街。传说,很多年前,曾有五个兄弟在吴家窑烧窑,后来叫久了、喊顺了,就留下了吴家窑大街的名称。我存有很多家里的老照片,其中有一张印象极为深刻,就是父亲和我二舅的合影,父亲身上挎着一支盒子枪,枪套很漂亮,神态也很庄重,身边的二舅倒是乐呵呵的样子。后来,我问父亲那支盒子枪哪儿去了,因为我在柜子和箱子里翻找,都没有找到。父亲遗憾地说,那支枪已经上交了。我又问父亲:“您用过那支枪吗?”父亲自豪地说:“用过,还用过不止一次,我用它枪毙过叛徒。”

还有一张老照片,每次看到它都让我感动,那就是在母亲去世前,我依偎在母亲的怀里,那年我三十五岁。照片上,母亲慈祥地抚摸着我的头,满眼都是疼爱,而我像一个撒娇的孩子。这张照片是我四哥拍摄的,他喜欢摄影,就将这张照片留给了我。我在部队时,也曾有过一张老照片,记录的是我和战友周忠良在练习射击时的样子,完全是受我父亲枪那张照片的影响。周忠良说我的射击姿势不对,总是要纠正我,为拍摄这张照片费了很大的劲儿。几年前,周忠良去世了,去世之前,他还给我发了一条微信,说:“我总也忘不了咱俩练习射击时的那个情景。”

我住在吴家窑9号楼,与家人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佟楼花园。当时我觉得那花园好大,也很好玩,里面种植的都是高大的绿树,还有石凳子,花园空间也比较大。我在那里学会了翻筋斗,曾经一口气能翻十几个。在花园里玩得最游戏是捉迷藏,几个同学约好藏在里边,听到一声“开始”的号令就出发去找人,那时觉得周围都是树木,好像进入了原始森林。

父母和哥哥们也经常在佟楼花园里聚会,主要是为了照相。我二哥和四哥都有照相机,而且都十分擅长摄影。翻开老影集,我跟父母的大部分合影,都是在佟楼花园里照的。最珍贵的一张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,我从北京部队赶回家探亲,但就是迟迟没有我四哥的音讯,当时他在河北深县(今深州市)当兵。我父亲和母亲焦急地等待着消息,我们一时也都联系不上。一天傍晚,四哥终于从深县赶回来了,风尘仆仆,我母亲把他抱在

怀里失声痛哭。转天,我们家哥儿五个在佟楼花园的一条长椅上,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,每个人都开心地笑着,哥儿五个的肩膀紧紧相依。那时,我们哥儿几个很少能在一起合张影,这张在佟楼花园里的合影,便成为我们全家最珍贵的一张照片,也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张照片。我还记得,当时给我们拍照的是一位游客,也是个摄影爱好者。

1989年夏天,我大哥去上海出差时,猝死在了



## 我家老照片

李治邦

岁。全家福人数最多的时候,得有二十几口人,我父母坐在中间,我的侄子、侄女坐在前面,摄影师让我们必须睁开眼睛,所以从照片上看,每个人都是大眼睛,很有喜剧感和自豪感。1983年,我父母家搬到了体院北,就再也没有到佟楼商场二楼的照相馆照过全家福了。

每次照完全家福,父母都带着我们去佟楼商场,在副食市场里买吃买喝。那时我觉得佟楼商场好大,什么东西都有。我看上了一双球鞋,就磨着母亲要买,母亲丝毫不给面子,截着我的脑袋说:“你穿球鞋太臭,怕熏着我们。”那时我是跟父母在一张床上睡觉的,我就嚷:“我天天洗脚。”母亲说:“你没有能坚持下来的好习惯,我才不信呢。”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,为此,我下决心坚持洗脚,就是想让母亲看到,你得给我买我喜欢的球鞋。因为那时四个哥哥结婚的被面和床单、枕头,都是母亲在佟楼商场精心挑选的,佟楼商场便成为我们幸福生活的福地,好像就是一个百宝箱,想要什么有什么。这也是照完全家福的一个福利,因为只有照完相才有机会去购物。当然,父母花钱时虽然有点心疼,但从来没有犹豫过,父母对五个儿子的呵护真正做到了尽心尽力,毫无保留。所以说,照全家福和到佟楼商场购物,就成了我们家的一项传统。

现在,佟楼花园还在,但是总觉得比我印象里的花园小了许多。每次从那里经过,我都会留恋地看上一眼,但很少进去了。有一次,我从那里路过时隐约听到了京剧花脸的唱腔,便情不自禁地走了进去,看见一群票友正在那里清唱,让我想起全家人当年在佟楼花园里照相的情景,不禁唏嘘。

回到家,我翻出那张父母的合影,拍摄地就是佟楼花园。父亲李鑫,离休老干部,曾在北京做地下交通员,掩护和护送领导同志进京、出京。他多次被捕,都挺了过来,经受住了考验。母亲张美云与父亲相亲相爱,风风雨雨,多次成功地掩护父亲脱险……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第三〇三七期

信她至今仍独一个人,住在这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,当一个冷眼旁观的路人。

这天,她看到一个活动,是在酒庄举办的周末瑜伽班。她喜欢瑜伽,也喜欢品酒,却从未想过两者可以结合在一起,于是好奇地前往。

酒庄位于吉市的北岸,前身是建于1903年的农场。不同于丰城那些庞大华丽的酒庄,这是一栋朴朴实的农舍,红门灰顶,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装饰着墙面。农舍外面环绕着及肩高度的葡萄藤架,结满大串大串的葡萄,周晓媚忍不住尝了几颗,比超市的葡萄小,但也酸酸甜甜的很好吃。

进到屋内,左边是品酒吧台,台柜是玻璃的,里面满是酒瓶的软木塞,可以想象调酒师开瓶后随手一丢的潇洒样,还有酒庄的源远流长——塞满玻璃柜的瓶塞不说上万,至少也有几千个,不是一两年填得满满的。右边是壁炉,上面有一只黑猫,懒洋洋地睥睨进来的人。原木的屋顶和涂成黄色的墙壁似有印第安风情,散发出温暖的气息。

上完瑜伽课后,周晓媚感到很放松。就像瑜伽老师说的,上课的目的不是拉伸或是练习高难度的姿势,而是专门留出一段时间关爱自己,跟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对话。这正是她需要的,近几个月生活的变故让她身心俱疲。她端着酒杯坐到壁炉前,已经入座的一个年纪相仿的女人跟她打招呼,欢迎她的加入。

女人名叫成小果,是吉市本地人,上的是当地的大学,毕业后做的是会计工作。如果没有那场意外,她会像大部分人一样,在当地结婚、生子,然后等着退休。

那是一个星期五,下了班,她跟几个同事去酒吧打算喝一杯,在那里遇到一个英国男人,他在吉市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。

“那时也不知怎么就被他迷住了,是他纯正的英式发音,还是他的见多识广?说不清。总之那段

时间确实很疯狂。”

成小果已不年轻的脸上泛着光,蓬松的鬈发自然地垂在肩头,想得出当年的妩媚。

“很快他回国的日子到了。他自然不会为我留下,我是想跟他去英国,可我去那里要怎么生活,有很多问题。”

他走后,成小果发现自己怀孕了。那时网络不像今日发达,她写过信,也打过昂贵的越洋电话,后来男人开始联系不上,最后就是泥牛入海,人间蒸发了。

儿子出生后,成小果手忙脚乱了好几年,幸好有母亲偶尔帮忙,会计工作也还稳定,起码温饱不愁。

“你别以为我后来没结婚,是因为旧情难忘,那英国男人的长相我早忘了,但我得感谢他给了我一个好儿子。现在我有钱有闲,如果愿意呢,就自己在家侍弄我的多肉植物——我养了两三百盆吧,哪天请你来看。”

“一定去。”周晓媚笑着说。

6

一旦习惯之后,周晓媚发现独居的日子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。每天她沿河岸走路,过桥到对岸,再从另外一座桥绕一圈回家。风和日丽时,心旷神怡;细雨霏霏时,也有独特的诗意与浪漫。

入冬后的这天早上,天空灰蒙蒙的,小雨细如发丝。她到河边散步,有游船经过,似乎有歌声传来:

人生如旅程

一个人一个人上来

又一个人一个人离开

有的待得长

有的走得快

时间如流水

一个浪一个浪来

又一个浪一个浪去

你只要跟着慢慢向前

一切随天意

……

那晚,她睡得格外好。一轮明月照着她沉睡的

脸,是那样平静、澄明。

最后五名保安队员的血  
在水楼上开出红色牡丹  
李师傅把未完工的鞋样  
折成纸飞机投向火光  
八十年后的今天  
我在盘山烈士陵园  
看见布鞋陈列在玻璃柜里  
针脚依然在挺挺  
像盘山的松根  
紧紧咬住历史的岩缝

2  
这天有个外卖订单,邓卫不在,老板看没客人,就让周晓媚去送。

“一家医院,路有点儿远,记得要小费。”